

生生死死

张爱平 著



東方出版社

生 生 死 死

张爱平

東 方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刘丽华

装帧设计：杭 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生死死 张爱平著

SHENG SHENG SI SI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 2

ISBN 7-5060-0478-X

I 生

II 张

III ①安乐死-社会问题-研究②不育症-社会问题-研究

IV C913. 9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1994 年 2 月第 1 版 1994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625

字数：195 千字 印数：1—3200 册

定价：8.00 元



张爱平，
生于北京。毕
业于北京大学
中文系新闻专
业。现为光明
日报社主任记
者，北美国际
文化交流协会
总策划。长于
社会问题的报
道与研究。著
有《离婚在今
天》等书。

自序

当今，请名家作序成了时尚。本人干了10年记者，多少也采访过一些名家，有的还是大名家，可我却压根儿没生过请他们作序的念头。一来免招名人嫌。恁大岁数怪忙的人，哪个情愿看你的那堆字稿？二来怕生攀附之嫌。指着一篇名家序去推销的书还少吗？三来我还怕名家写的不对路子呢。这倒不是贬低名家，只因我写的是我的心，他名气再大，哪就真能懂我的心？于是，有了这个时所未见的“自序”。

听说，中国的不少作家大抵是“悔其少作”的。敝人称不上作家，也无少作可“悔”，看那些几岁、十几岁便能发表作品的“神童”，着实叫人羨煞。愚钝如我者，却是到了弱冠之年，无学可上，在社会底层自食其力之余，方开始了无望的胡涂乱抹。自己还煞有介事地编号造册，直涂抹到100来号，才有了变成铅字的殊荣。这里收了我的54篇作品，为报告文学、特写、散文、杂文，约20万字，绝大多数散见发表于国内报刊。此次结集，只在文字上顺了顺，初次发表时因故删去的文字做了少量恢复，以臻其完整，绝非以今日之是改昨日之非的大动。全书十之七八为近五六年间所写。有伟人凡人，生生死死，社会百态，神韵情致。补了几篇敝帚自珍的早年稚作，至此，大致可见出我10年来弄文的轨迹。

人类的大脑有着极强的筛选功能，凡是能够记住的，应该说都是值得记住的。大凡值得发而为文的，自然又该是这类值得记住中的精华。照此推论，成书的文章更是几经筛选，至少自己认为是看得过去的。作为记者，终年为报纸奔波。这里的，却几乎都不是命题作文，是自己满世寻来的，属于“第二职业”的范畴。君不见多少向壁虚造的应命文章，当时看似乎大有睥睨古今之概，到头来不过是过眼云烟矣。唯有听命于真实的内心，发出的独立不惧的声音，方有保留的价值。了不知，个体的真实从某种意义上正可揭彙出整体的乃至历史的真实。鲁迅先生在为《且介亭杂文》作序时说：“我只在深夜的街头上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砾，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用处的东西。”以鲁迅先生的知人论世、名章隽句，“小钉”、“瓦砾”，自然是客观上的谦辞。在我，这本小册子，倒是名副其实地想当“小钉”、“瓦砾”。自知既没有良方可匡救时弊，又没有美文可供雅人饕餮，其可取者，唯真而已。

二十年代中国的文坛有一场“为艺术之艺术”、“为人生之艺术”的论争。倘我在，大概该划入“为人生派”之列。我以为，最好的创作即是生活本身，是自己的一生。看重人生，尤为看重冷峻、险恶的人生关口，它可遇不可求，不啻为作家成长的沃土与舞台。文章本是寂寞之道，需要孤寂的熬煎，静思的智慧。在我们以往多次经历以后也难保不再经历的那种境遇中，被某些人视为异己（其实应该说双方互视为异己），被人为地抛到了正常生活之外。此时，“官冷身闲好读书”，摒弃了那些急功近利之事，远离了那些人事酬酢、人情

冷暖，于斗室中思摩社会、人生，在胸中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是任什么暴力也夺不去的。能思索，无疑是最高的权利，最高的娱乐。冷寂乃成功的催产剂。不信，请看司马迁、曹雪芹、贝多芬便知。

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有所事事，即是快事。我这人所长无多，偏爱胡思乱想，想完了写，写完了再想。在西藏，于雪山旷野间，我感悟出：能活着，活着能去体念，是幸福的。记下这体念，再去影响他人，锻造人们的灵魂——多少代的正直文人在这神圣的跋涉中前赴后继。今天，我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员。当手在挥动，是心在溶化。手下的文字，正是以生命作为抵押的（请参看《我的第一本书》一文）。同时，它们融做了生命的一部分。感谢我们的祖先造了字和纸，发明了叫做“写作”的这么一种职业，一种营生。它记下万象繁衍，记下千秋功过，又能自慰慰人，协助超脱世厄，自卫防范，最终致敌于死地。把笔比作刀枪，这一比喻的历史比笔本身大概晚不了多少。无杂念的伏案写作，等同于一种忘我的气功状态，于身心的有益自是不必说。回想自己之所以数次经燹而未摧，不能不说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一精神支柱。这是一种自适其适的生活方式。很难预料我的余生只从事单一的职业，但终生以笔为伴，是注定的了。尽管这条路要多泥泞有多泥泞，要多危险有多危险，我认命了！“不必劳情，无务苦虑”，对于活得认真的人来说也未必是幸事。车无停辙，最后就捏着笔死在书桌前，也未可知。那该是上天造化——我想。

这么一本良莠混杂、参差不齐的小书，也许是个早产的

狂妄儿。在准备远行，到更大的舞台上驰骋之前，我只是想为自己生于斯、长于斯、写于斯的几十年做一个小小的了结，以期与今后不同题材、风格的作品划出一个分界，仅此而已。

在撰写单篇文章时有不少人提供了素材、想法，后来的发表及此次出版又有不少人付出了具体劳动，这些，我全都记念在心，并谨以此书代为致谢。

张爱平

1992年9月17日夜

记于北京能俯瞰万家灯火之处

目 录

自序.....	1
---------	---

报告文学·特写

安乐死在中国.....	3
“天国”，送行人.....	58
中国的不育者群	75
莫道前路无知己	
——耀邦同志与知识分子	89
稿酬问题的多角透视	99
空难留给一个家庭的——.....	115
敦煌探宝者的苦与乐	
——莫高窟纪行.....	125
呼兰河，请回答我！	130
镜头前几多风云人物	
——摄影家杜修贤.....	136
乐于“逃名”的赵有亮.....	139
韦江琼与惠安女.....	143
喷涌不息的激情	
——摄影家陈长芬和他的作品.....	147

“茶花女”任宇	150
话说“茶汤李”	153

散文·杂文

西藏的神韵	157
“雪顿”节盛会喜空前	
——写在拉萨哲蚌寺、罗布林卡	171
藏北草原赛马会	174
雨中纳木湖	177
巍巍日光城 一曲交响诗	179
游承德	181
湘江寄情	183
嫩江秋歌	185
河西行	188
惊动一园春色	
——进今日大观园	194
鳌头山上草青青	
——在严复的故乡阳岐	197
水仙拾趣	200
母校情思	202
“阿黄”琐记	206
乔迁之后	213
“集邮热”中的我	215
活出一份好情趣	218
孤独	221

作为编辑、作者的我·····	226
生活，终该是美好的·····	232
祭老习·····	236
我的第一本书·····	238
有那一段人生垫底·····	248
羊肉泡馍食趣·····	256
吃时见佳（家）·····	258
重名节与好文墨·····	261
多的是人，少的也是人·····	265
“大名人”与“小名人”·····	267
活个痛快死不冤·····	269
“多情”的作者·····	273
最浪费不起的是时间·····	275
说酒·····	277
有关电话的话·····	281
鞭炮·民俗·改革·····	283
吸烟、戒烟与文明进程·····	286
也谈杂文的“男性化”·····	289
镜子前的思索·····	291
由竞相签名想到的·····	294
有感于“旅游盲”·····	296
一人饭众人做·····	298

报告文学·特写

安 乐 死 在 中 国

大千世界，最叫人魂牵梦萦和最值得人做冥悟沉思的，莫过于爱与死了。而倘若没有死的发生，天国里神仙们的爱情反正是绵绵无期，怎么折腾也差不到哪儿去，可就味如嚼蜡，全不见生动了。于是，鲁迅先生有言：“‘死’是世界上最出众的拳师，死亡是现社会最动人的悲剧，……”

鲁迅先生的胞弟周作人先生曾把世间死法分为两类，一曰“寿终正寝”，包括老死与病故；一曰“死于非命”，包括枪毙、服毒、意外事故等等。只要不出全球毁灭性的灾难，世上的人90%以上全都走的是“寿终正寝”这一径。

经过全世界科学家的长期努力，生命科学进入了黄金时代。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医学技术在抢救心跳、呼吸骤停方面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工心脏救护设备和人工呼吸机可以使心跳、呼吸停止数小时乃至10余小时的病人复苏，再加上人工营养维持，致使许多病人“起死回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危重症监护病房增多，社会和家庭长年支付高额医疗费用，医护人员及亲友日日夜夜无休无止地看护，而为数不少的只靠人工器械勉强维持心跳呼吸但已完全失去生命活力的脑死亡者，现代医学无力使之恢复意识，另有众多的晚期绝症患者和重畸症者，医学家亦是回天乏术。——医学的发展

反铸造了社会的尴尬。无情的现实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认真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在生已无望之时，给人以死的权利，以期毫无痛苦地庄严地赴死。一门新的边缘科学正在兴起。“安乐死”这一并不新鲜的词汇重被提起，一时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在全球范围争论不休。

那位似乎总在做沉思状的大哲学家费尔巴哈不无调侃地说过：“死是最坚决的共产主义者；它使百万富翁与乞丐，皇帝与无产者，都一律平等。”全体人类因死亡的必然性而融为一体。在生活方式全球化的今天，同许多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均会遇到这个问题一样，安乐死在我国也逐渐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愈益引人注目。

一．汉中的那两针轰动了全国

——安乐死在中国冰山初露

以拥有众多的旅游圣地闻名于世的陕西省，论知名度，即使在省内，汉中市也赶不上咸阳、临潼。殊不料，在1986年那里发生的一桩并不离奇的医疗事件中，那不寻常的两管针剂，却使这个城市连同中国人视之眼生的“安乐死”一起名扬天下。

汉中市有位夏素文，一个不幸的女人。中年被丈夫抛弃，独自含辛茹苦，靠拾破烂拉扯大一儿三女。儿女们先后成了家，59岁的她却身染沉疴，于1986年6月23日住进汉中市传染病院肝炎科。经检查诊断为复发性肝硬变腹水、肝性脑病、渗出性溃疡并褥疮2—3度。入院后，医院给予了积极治疗，症状稍缓解。但6月27日晚，夏出现烦躁不安症状，时有

惊叫，需注射 10 毫克安定后方能入睡。难以忍受的剧痛袭来，她大声喊叫，喊叫之后是昏迷，昏迷醒来又是喊叫，令人惨不忍睹！次日晨查房时，夏的儿子王明成向该院院长雷××询问其母的治疗效果，雷摇了摇头：“没希望了，为什么不早点送来？”转而又对周围的医务人员说：“这种情况放在国外，早就采取安乐死了。”王明成当即接过话茬，提出可否采取些措施，让母亲早点咽气，少受些痛苦，被院长一口回绝。

上午 9 时许，在母亲的呻吟、惨叫声中，王明成与他的姐妹们取得了共识：人已到了这步田地，还是早点闭眼，少受点罪好。他和小妹妹找到母亲的主管医生、住院部肝炎科主任蒲连升，苦苦哀求对其母亲实施安乐死。“不行！”——蒲连升几乎不用思索。王明成急了，恨不得跪下来恳求大夫。蒲连升，这个面色黝黑的中年汉子，没有一般医生的那种文雅、骄矜，却多了几分农民的质朴、憨厚。经不住一次又一次的央求，他开了口：“家属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我作为一个医生，责任是尽全力救治病人。安乐死在我国尚没有先例，我担当不起这个责任啊（事实果真不幸被他所言中）！”王明成又再三表示承担一切责任，出了事与医院医生无关。蒲连升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妥协了。

蒲连升给他的患者开出了一张“复方冬眠灵 100 毫克/肌肉注射”的处方，并在上面写明了“家属要求‘安乐死’”的字样。王明成代表全家庄重签字。两针相继注射之后（其他医生按蒲的交代也开了一张同样的处方），29 日凌晨，夏素文在深度安眠中死去。

王明成一家悄无声息地为母亲办妥了后事，在分配遗产